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南開大學周刊

第一二五期 目 要

屈子之初服戀與香君之紗扇戀

董紹康

科學究竟是什麼

張志堅

蔚藍的客室

孫國仁

詩三首

蔡增杰

我要回返南方

劉榮恩

魔網

戚祐烈

南開大學出版社發行

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期五二一第
錄 目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錯誤	蕭紹康
屈子之初服戀與香君之紗扇戀	張志堅譯
科學究竟是甚麼	孫國仁譯
蔚藍的客室	蔡增杰
詩三首	劉榮恩
我要回返南方	克美
初吻	一
秋瑟瑟	郭小燕
點滴(小詩六首)	天山
瓜子曲	趙綺
繞樹	水君譯
世界的末日(德國 Elise Lasker Schlier)	浙
當我最後見着你，露絲(英國 Dobson)	戚祐烈

版 出 日 七 十 月 三 年 一 十 二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錯誤

——不用岳飛，即用秦檜——

東北事變發生以來，政府的政策，始而「不抵抗」，繼而求援國際聯盟，再而呼救九國公約盟主的美國，終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站在一個獨立而有組織的民族國家立場上，我們極端贊成抵抗，因為抵抗是目前我們國家的唯一出路；我們也不反對交涉，因為中日問題，就在抵抗之後，也還須賴交涉而結束的。但是我們反對「一面抵抗」而又「一面交涉」的政策。如果決心抵抗，就應該放棄交涉，而統籌整個的抵抗計略；如果誠意交涉，就應該拋開抵抗，謀劃全盤的辦法。唯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既沒有抵抗的決心，又沒有交涉的誠意，而所表現的抵抗，只是為欺瞞民衆的，所表現的交涉，只是為討好日閥而謀妥協的。事實上在抵抗成為戰爭的情況之下，既沒有機會去交涉，又沒有交涉的對手，所以就無從交涉；在和平交涉的情形之下，既是採用了和平的辦法，就應該停戰而不抵抗。硬要把這兩端放在一起，結果因為外交策略的游移，軍事無從佈置，致不能抵抗；同時時又畏民意難違而不敢交涉。最後還是不抵抗不交涉，完全屈服於暴力之下！

就是說「抵抗」，自滬變以來，一般都主張「抵抗」，政府也是這樣主張；然而對於「抵抗」一詞，政府和人民顯然有不同的解釋。一般人民主張「抵抗」即所以「自衛」；為自衛所以要去收復失地；為自衛所以要在上海拼命抗敵；為自衛所以要全民動員；也是為自衛所以要對日絕交宣戰。這是一般國民對於「抵抗」的解釋；但是政府軍事當局對於「抵抗」又有一種意義，我們從兩道軍令中就可以看得出的：（一）某月某日政府軍事委員會嚴令漢口當局，無論日人如何挑釁，我軍應持之以靜，非由日軍進攻，我軍不得擅自開鎗射擊；（二）三月六日軍委會令由滬撤退至崑山的軍隊停止戰爭，非待日軍進攻時，我軍不得啓戰。這就是政府的「抵抗」。在這種策略之下，我們的國土，日軍可以任意侵佔，祇要不向我軍進攻，我們可不必抵抗；那麼所謂收回失地，所謂絕交宣戰，所謂長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錯誤

期永久的抵抗，都不是這種抵抗範圍內的事了。所以我們可不必有整個抵抗計劃，所以我們的軍隊可以不必有整個系統的組織，所以上海大戰的時候，北平天津還可以過大年開元宵，所以我們的海軍就駐在戰區旁邊可以不必開砲，所以江北的軍隊才沒有法子運過江南去，所以才『感運輸不便』以致『後援不繼』而撤退至正在趕築中之第二防線。這種放一鎗抵抗一下，打到頭上，由頭去頂，打到尾巴上，由尾巴去抗的策略，不是我們國民所渴望的。我們要的抵抗，是要有整個的計畫，是全體一致的，以積極的收回失地為目標，而取『以攻為守』作我們抵抗的策略。——結果的勝負，那是另一個問題。

再說『交涉』，日本把中國看作是沒有組織的國家，所以東北的懸案，要和東北的當局處理；所以兩次天津事變，由桑島和王樹常解決；所以青島案件由日領和青島市長解決；所以福州案件，也得由地方當局和日領處理；最後的滬案起初還是日本總領事和吳鐵城的事，重光倒優遊一隅獨樂其樂。日本既認我們是沒有組織的，於是就把這些案件，都認為是局部問題 (Local Incidents) 堅持要向地方當局交涉，地方當局對於這種重大事件，又不敢作主，於是誘之於中央，而中央政府又不甘為城下之盟而是要爭面子的，所以就躲在租界裏提出抗議，拒絕一切要求。結果交涉停頓，日本方面就採取『斷然處置』，炮彈一響，當局又手慌又腳亂，又想交涉又不能不抵抗。結局還是抵抗不用全力，交涉無從着手，終致屈辱於暴力之下而後已！

所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是自相矛盾而行不通的！要抵抗就放棄交涉；要交涉就拋開抵抗斷無徘徊二者之間而獲成功之可能！

日本沒有把中國看作是個有組織的國家，所以出兵中國，就好像十九世紀後半叶各國進入非洲的方式一樣，祇有『懲膺』，無須宣戰，因為宣戰是所謂有組織的國家才能適用的。日本對於中國舉用『不宣而戰』的策略，並不是人家顧忌什麼，而正是因為日本沒有把中國認為是有組織的國家的緣故。日本反對國聯採納中國建議援盟章十五款召集大會，日本反駁史汀生致波拉函中所表示日本違反九國公約之不當，日本外相芳澤在歡迎國聯調查團席上的演詞，都認中國是沒有現代國家的組織，所以日本敢撇開一切國際條約來蠻幹。事實上呢，我們統一的政府在那裏？全民族的大難，祇有少數人在那裏作熱烈忠勇的犧牲，其餘依舊渙散，的確是沒有組織，無容諱言的！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也正是沒有組織的表現。這種奇恥大辱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們主張非但要積極的抵抗，還應該更進一步對日絕交宣戰。我們要先確定了和日本交戰的法律地位，然後再論別的。我們不承認這是狂言，也不承認這是不顧事實的謬論，我們也知道憑中國一國的力量是敵不過日本的，然而我們還是堅持對日絕交宣戰，因為在目前我們這個渙散支離的組織之下，惟有絕交，才能引起當局備戰的決心，有了備戰的決心之後，才能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團結之後，才能戰，才配戰，才可以說是真正的抵抗；亦惟有宣戰，迫我不得不戰，戰之後迫我們不得不真正的團結，團結之後，才能戰，才配戰，才可以說是真正的抵抗。就是從國際情勢看，亦惟有容我們和日本正式交戰之後，各國於是感覺和平絕望，於是感覺到自身利益的危險，於是才有誠意出來干涉；中國希望各國援助，也惟有先做到這步才可望。在這種不宣而戰的非正式狀態之下，各國受了日本的壓迫，都以為是局部問題，都希望和平調解就能了結的，所以不值小題大做，跑來正式干涉；結果日本步步逼近，弄到後來連我們的戰鬥力也沒有了，還說別的做什麼！目前情形，不宣也是戰；宣戰之後，自然更是戰，然而兩種戰法的效果就大不同了！

最後還是這樣說：我們贊成抵抗，我們也不反對交涉；但是堅持不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如果決定抵抗，就應放棄交涉，統籌整個的抵抗計劃；如果決定交涉，就應該拋開抵抗，謀畫全盤的辦法。『若不用岳飛，即用秦檜』，斷無二人共謀國事之理！

却爾德管調蓋爾曰：「凡正義之行爲，無犧牲而能遂行者，予末之信也；蓋無價值之行爲，必有不好之結果相隨也。」細小之問題，可以協商互讓解決之，至國家之死活問題，敵既以強硬之主張，要我讓步，使我屈服，外交之辯論告終，政治家自不能不執武器以一決勝負，若猶躊躇逡巡，則民族存亡立決。

屈子之初服（初始清潔之服）戀（自我芳之象徵）與香君之紗扇
戀（貞操美之象徵）

董紹康

「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馮小青作

愛者，宇宙人生神聖之樂律也。此樂之節奏，漠然而調，寂然而諧。日本北村透谷謂：戀愛是人生的秘鑰，有了戀愛之後，才有的人生；若把戀愛抽了去，人生又有什麼意味呢？」英詩人雪萊於愛之哲學中言：「泉水和河水相合，河水與海水不分，天土的和風永久是跟甜密的情調互應，世界裏沒有孤單的東西，神聖的律例定好了萬物都是精神一致地相遇相混——爲什麼你我偏不連理一氣？」是則萬籟吹而音調，萬物生則神譜：毫無疑義，然則何以有所謂「自我芳」「貞操美」歟？窈窕淑女，好修既是天然，一往情深，求美亦乃情理，若絕人而孤往其未免慘酷無情乎？應之曰：自我芳貞操美，非獨坐寒窗傷春景之單戀也，非井中蛙也，正乃熱烈之雙戀也，包圍四海之萬里鵬也，然其所愛大愛之影子，亦傾陶於自我之影子中耳。若是責以慘酷無情。可乎？

吾則謂「其爲大慈大悲之大有情，」亦非過言。是以自我戀之銳光射於屈子，即爲初服戀：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火光迸裂，竟爲死戀，鬼雄爲其結局。自我戀之火焰，顯現於香君，則爲紗扇戀：盟誓怎移？宮紗扇現有詩題，萬種恩情一夜夫妻。熱之白度，乃爲道戀，尼姑爲其收場。初服戀者，由自我中覓所愛，紗扇戀者，拋自我於所愛也：要皆冀於體中求大愛也。

近世精神分析學家，謂人之性的發展，有三期焉：襁褓中之母戀，如小孩於慈母懷中，乳畢，即於同上顯示其莫明之微笑：此其第一期也。是乃嬰孩共有之事實，豈惟屈子香君？至第二期自我戀——人即稍長，無論少年幼女，天真浪漫，無不好修飾，其所眷愛者，爲其自身；故名曰：自己愛戀。如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薛芷兮，綴秋蘭以爲佩。」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

，唯昭質其猶未虧。」離騷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涉江

從是可以見，屈子之修己愛己之氣分，幼年已經甚強，對於自我總不放鬆，如有潔癖者，洗過刷過，尚以為有塵穢焉。故屈子之忠我，誠自幼年始。

「香夢而，纔纔紅鴛被重點檀唇膩脂膩，匆匆挽個拋家髻，這春愁怎替！那新詞且記」。

香君好修為常，其鍾情，未嘗非自幼年始。

此淑女君子，值春光明媚，百草爭卉，碧樹青青，鳥鳴嚶嚶，愛「好」是物之天然，尚「美」是人之本性。

。又豈獨屈子與香君？是以仍不足以窺見屈子香君之偉大。及第三期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異戀時期。精神

分析學謂：性之發展，以異性戀為最後歸宿。吾補充之曰：異性戀，實心物如一之戀愛也；人間生活尚有比心

物如一之生活再高尚者，吾不信；故異性戀不僅為最後歸宿，實亦最高最尚之戀愛生活也。然則人間世，果且

有靈肉結合之生活乎？若屈子楚王正如君子淑女，初既成言，「白頭偕老海誓山盟」，孰憶楚王後悔遁而他求

。所謂：「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侯郎香君如牛郎織女，既已相歡，孰想天公不做美，一片狂雲冲

散情人香。所謂：「人生聚散事難論，酒盡歌中被倘溫

。獨照花枝眠不穩，來朝風雨掩重門。」一以被謫見棄，合歡草竟然枯萎，一以雨打風吹，相思樹幾經搖撼，

雖屈子與香君之事迹不同，而本質之為境遇怨劇，則一也。然則人間世果且真無心物結合，人我一境之生活者

乎？若夫屈子慈悲大愛之心，不以被棄而少變反以被棄彌深，竟欲以身為犧牲，供奉於所愛之前：此豈非大愛

之花，特放異彩者哉？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

「豈予身之憚歟兮，恐皇輿之敗績。」

是希望戀人，及時自新，唯恐風風雨雨，誤美女之

韶光。豈自為計歟？

「忽奔走以前後，及前王之踵武，豈不察予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齎怒。」

「余固知蹇蹇之為患也，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

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一片赤心獻於愛人，反不見量，而被斥逐，不灰心

，不懺悔，仍忠言蹇蹇，雖首離體解，亦復何惜？所戀

眷不舍者，靈修也。

被香君守貞之真志，不以別離而變易，反以別離而

益堅，甘願以芙蓉之貌為貽贈，隨風漂獻於遠道所愛之前：此豈非太愛之果，特結異實者哉？如

「奴家已嫁侯郎。豈肯改志！」

鏗鏘實如碎玉聲，口氣誠似大丈夫語。

「這題目錯認，這題目錯認，可知定情詩紅絲拴緊，抵過他萬兩雪花銀。」

萬兩有數的雪花銀，誠抵不過慈悲無量的人間恩情，故白銀遠棄，恩情是親。

「賈笑哂，有句欄豔品，奴是薄福人，不願入朱門。」

「奴家不圖富貴，這話休和我講。」

「奴便終身守寡，有何難哉？只不嫁人。」

「儘你嚇唬，奴的主意已定了。」

故香君：儘管蹂躪着芙蓉貌，怎的不舍那恩情好。

大凡大愛之為物者：夫婦愛亦好，母子愛亦好，朋友愛亦好，兄弟愛亦好，均以「舍而得」為其內在質素，幼

時常聞老人言：「知子者莫如父」「恨子不成才」彼時

不解。今玩而索之，頗覺有味道，所謂「知子者莫如父」

蓋以關心者，莫如父，明瞭子者，亦莫如父；是以知之

，所謂「恨子不成才」，蓋以愛子者，莫切於父，期待

子有所成就者，亦莫切於父；子既不才，他人見之則袖

手不掛心，至父親則因愛之至深，期之至殷，見其不成材又焉有不痛恨之理？恨者，愛之成也；不恨，不足以成全大愛也。若以此釋屈子香君之性愛之心情，亦無不驗：屈子之不計「蹇蹇為身患」，不「憚殃予身」者，犧牲自身也；「恐皇輿之敗績」，「傷靈修之數化」者，成所愛也。香君之「豈在溫飽，忍寒飢」者，打破瓊瑤玉也；「我立志守節，寧死也不下這翠樓梯」者，保着溫存情也。是以撕碎了奇服，打破了團扇，為屈子香君異性戀期之一天彩色。

雖然屈子之奇服誠撕碎了乎？香君之團扇果打破了乎？曰非也，所謂撕破打破者正乃促其偉大之完成也。

明顯言之「自我戀」正因拋已戀人而充實也，故有第四期

屈子之服飾戀與香君之紗扇戀焉。屈子之初服戀者，「

復修吾初服」之「復始」，香君之紗扇戀者，「拿着情根

死不鬆」之「反本」也。復始之人往往置大愛於始我之中

，而營生活於美服之內，反本之人往往歸自我於萬象之

內，而逍遙於對象之中，故「復始」玩其赤子之真我，

屈子是也。「反本」明其本然之情，香君是也。

「製菱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

乎。苟余情其信芳。」

「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信姱

戀扇紗之君香與戀服初之子屈

以要練兮，長願領亦何傷？」

「既替余以重纒兮，又申之以攬豆，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屈子時時品味，自我幽香，結局乃以軀體為犧牲，為羞餽，獻祭於赤子聖殿之前。

「案齊眉，他是我終身倚，盟誓怎移？宮紗扇現有詩題萬種恩情一夜夫妻」。

「你看珠疎密密，濃濃淡淡，鮮血亂照，不是杜鵑拋，是臉上桃花做紅雨飛落，一點點濺上人人綃，侯郎，侯郎，這都是為你來」。

「咳，桃花薄，扇底飄零」。

香君時刻玩賞貞白的美色開幕竟以心頭血寄獻於情人溫懷之中。

夫屈子之服飾戀者，一無也，——無物也，夫唯無物，唯能閱味其自我之幽香，然猶有所為，猶有所愛也；若彼之抱石沉江者，誠兩無也，——無物無吾；夫唯無吾無物。方能獲赤子之真：是謂漂遙於復始之側。彼香君之紗扇戀者，一忘也，——忘吾也，夫唯忘，唯能玩賞其貞操之美；然猶有所為，猶有所愛也；若彼之四道棲真者，誠兩忘也：忘吾忘物；夫唯忘吾忘物。方能得本情之味：是謂遙道於反本之下，或異而問曰：兩無兩忘；復始，反本，究竟為何，彼此有何相貫通耶？吾將默而答之，彼癡子者，不足與語夢也。

津市六北馬路大胡同旭街	各項放款	<p>中外匯兌</p> <h1>中國銀行</h1> <p>(行銀兌匯際國)</p> <p>立成年元國民</p> <p>元萬百五千二本資</p> <p>中外匯押</p>	各種存款	天津法租界八號路
-------------	------	---	------	----------

科學究竟是甚麼

張志堅譯

原文 Arthur H. Sompson 著，見本年正月份 Scientific American

人們儘可以經營別的事業，爲甚麼要將大好的光陰在實驗室裏消磨在物理問題或稽光管上呢？

我從前就會經思考過這個問題，那時候我正在看一本馬保羅著的書；這位十三世紀的意大利冒險家，他在東方會到中國遊歷，而且曾在當時中國的皇帝忽必烈的朝中辦事。在他回到他的祖國意大利的時候，最使他的祖國同胞們驚異的，便是他關於中國的故事和中國人洗浴的故事。他告訴他們說中國人大都是每天洗一次浴的，有許多甚至於洗兩次。

可是他們都不相信他，而尤其是不相信他說這些浴都是用熱水洗的，他們質問他說：『這許多熱水怎樣燒得出來呢？』『怕就是燒水給這麼多的人們洗浴，也會燒盡全中國的森林吧！』於是他們笑了。

馬保羅可并不被他們難倒，他承認，燃料確是一個問題，不過，他說這個問題，中國人已經發現出一種可燃燒的石頭來解決了。這些石頭，他又說非常奇怪，倘

使將牠聚積起來燃燒，可以徹夜不息，用以熱水，水自是可以常溫不冷。并且，對於這種特別的石頭，他還有更進一層的敘述，他說這些石頭是由山裏開採出來的，他們在山裏的時候，形成一種黑色的鑛床。……這些，當然更不容易博得當時的人們的相信。幸好意大利人一向是喜歡故事的，他們也就當聽和當時的環遊世界的人們的冒險故事一樣聽。

現在我們知道，馬保羅所說，不特并非想入非非的無稽之談，他確曾見過可燒的石頭，他已經做燒煤可作燃料的可能性。他那時所處的境地，正是一個從文物之邦遊歷來歸的半開化國的國民；因爲在十三世紀，中國的文化遠超乎意大利之上，雖說意大利在當時已經放射着西方文明的異彩。

在讀了馬保羅的探險故事不多幾月之後，我自己也到中國來了。但是，我并不要像馬保羅那樣，驚怪地發見一個文化程度高於我自己的祖國的國土，反之我只覺得

這裏的工業藝術都還留滯在中世紀的情態中。

我自己這樣問自己：「爲甚麼在短短的七個世紀裏面，人類進化的中心，已經由東方轉移到西方去了呢？」而中國又爲甚麼自忽必烈之後，便大部分都沒有進步呢？」

在西方，這也是一個很普通的問題，最初我們所作的近乎自誤的答案是：白人本是一種優越的種族。不過，倘使我們平心地想，這并不是一個圓滿的答案。在北平的附近，我曾見那著名的萬里長城，牠越山過嶺，涉江渡河，連綿一千五百餘哩。城上是恁地寬闊，驢騾馬的大車也可駢駕而過。若論工程的偉大，就是橫斷大陸的鐵道，和牠對比也當遜色，或者巴拿馬運河尙可與比擬吧。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中國民族並不是低能的劣等民族。

我們有時又說，我們的進步是因爲我們比較富於政治能力。但是我們只知道我們自己如何教訓自己去組織國家，然後總能發展人們的潛在的天才，我們可忘了忽必烈的祖父是成吉思汗，他曾經建立一個古今無匹的大帝國。亞力山大固然也曾建立一個大帝國，不過他的帝國的存在只有幾年的壽命，而成吉思汗所創建的那個，則歷時幾代，而威權所蔽，更是下遞幾世紀也不衰。

又有人倡言說：我們的腦子是比較的聰敏，記憶力比較的強大，感覺也比較的精銳，而賦性是傾於建設。其實各大學校的關係人都知道學校中出類拔萃的學生，每每是中國人日本人或遠東近東其他各地的人。

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文化的中心之所以由東方移向西方者，并非關於種族上的優劣，亦非因白種人有過於別種人的任何天生的優異。我相信西方的優越的地位的獲得，乃是由於一種觀念：科學的觀念。

科學的觀念，也就是人們對於宇宙可以具有一種態度。她是人們想探尋出四周的事物如何作用的欲望加上他們想增加自己的力量以控制這些事物的欲望：她是一種態度，一種注視著人生，決定人生的活動的方法，并且儘可能地調整着這些方法使適應人類的需要的一種態度。

略拉多文希是最先附發這種觀念的一人而伽利略，克伯賴爾，牛頓以及另外許多人都對於這一種觀照人生注視事物的方法的發展都很有價值的貢獻，他們的鼎鼎大名，在我們的歷史上是永遠不會磨滅的。

對於那改易了人們的生活的工業革命，科學實在負有大部分的責任。倘使你不相信，你到東方去便知道了，在那兒你可以看見許多地方都還在用紡車陶輪和別的

西方幾世紀前所用的器具。因為工業自己是留滯不進的，靜止不動的，需要科學給與她以動力與進步。

我們無論觸到任何一件事物，至少一部分總得歸之於科學的成功。現代的工商事務人員乘坐着去工作的汽車火車電列車，在他們發展的每一階段中，無不乞助於科學；打字機，印刷術，等等的發明與進步，更捨科學不為功。在家庭之間，我們所坐的桌椅，是用科學設計的機器造成的，桌布是用科學方法構製的機械織成的，我們用以進食的碟盤，在高溫之下，便可製造，古代的陶器技術，因而依然存在於我們的時代。可以說，我們整天的生活，全與科學不可分離地連繫着了，因而文化的進展，以及其將來的希望似乎是完全寄託在科學上的。

科學是創立在宇宙中的事物的發生都有必然之理的。這種信仰上的，關於這一點，讀者也許奇怪，就是在兩百年前，這一種信仰也並不能博得大眾的信心，在再往後的兩千年中，差不多是沒有人想到。我們要相信宇宙是必然的，我們得打破事物的發生僅出於偶然。這種舊的觀念，我們得推翻人與物都操縱在神的手裏的這種舊的信仰。

已往的舊的態度可以舉一個農夫的例子來說明。要

是這位農夫的穀倉被毀於電之後，他便上供敬神，以求免避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只要用一根避電針這種事情全都可以免避了。

不特是這樣我們能够避去不法的電的襲擊，我們還能進一步將電改變的牛馬一般馴善叫她給我們載重致遠，我們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為我們相信宇宙是必然的，有規律的，是一個完整的系統，而不是一團渾沌。有許多很忠實的科學家，在他們簡化宇宙的企圖中，忽略了學科觀念對於人生方面的涵義，科學廣泛地看，不是試管，電子頭等事件所能色括得了的。她，基本地說，是在不常從人願的人，事物的環境中，要求美滿的生活的獲到。她是真理的追求。

歷史家都知道，這一種觀照宇宙的方式雖說經過略拉多文希伽利略諸人的努力而進展愈速，可是在紀元五百年之前，希臘的哲人也并不是全不知曉。譬如米勒德的達里司，他就知道甚麼是電，而電之一字，本來就是出源於希臘文的琥珀，因為琥珀一經摩擦，便帶有電。世界是甚麼造成的，怎麼造成的這個大問題，是希臘二千年前的幾位大哲學家的主要的唱道。比薩哥拉生於紀元前五百年，學過幾何的中等學生都知道他是勾方加股方等於絃方的發明者，他曾經算出音階上的各種調

子的振動的速率，而且結果頗為準確。

依拉托含冬天到尼羅河上流去觀察星象，由觀察而得結果他計算出地球的體積，所差不到百分之三。

我們常曰講著分子原子，但是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許不知道在紀元前四百年，的摩克里特已經發明原子的意念。

問題於是又迫到我們的身上來了，就是：為甚麼科學的觀念不發揚光大於古代的希臘呢；而工業革命又為甚麼不在紀元年前二百年以內發生，而暴發於紀元後的十八十九世紀呢？

第一個原因，大概是因為蘇格拉底。現代的懷疑派所攻擊的是舊的觀念，乃這位著名的懷疑家，他所攻擊的却是當時的新的科學思想。當時的科學家，已經唱道觀念與意志，和石頭與水一般地是由原子所組成。可是蘇格拉底指明出來說：你所能夠思想并且思想到的事實，她自己就是一個證明，證明你用來發動的事物，她自己已經先發動而發動。而蘇格拉底竟然得到勝利。

說蘇格拉底摧殘了古代的科學派是不甚平允的，不過確實幫助著摧殘。柏拉圖也是這樣，亞力山大也是這樣。亞力山大，從東方帶回來許多魔術家星象家，因而魔法家的觀念也流入西方了。

因此希臘的科學早年就夭折了。希臘人不能開揚科學的觀念，因為他們不能使必然的世界——原子所統治的世界——和思想的世界相應合。蘇格拉底所看到的心與物之間的鴻溝，意志與思想的隱謎，至今還存留於我們之間。不過，在真理的進求中，偶而發現了可以解決這種玄妙的問題的一線光明時，這便是一身盡瘁於科學的人們的最大的滿足。

在不多幾年之前我曾經跟從我的父親學習哲學記得那時候，我覺得最勞煩的一個問題便是自由意志問題。有些科學家說：人是他自己的經驗，他先天的遺傳，和他所處的環境的無主見的傀儡。可是，在我們對於科學的研究愈益精深之後我們便發覺前此視為牢不可破的理論，也會不合時宜了。

譬如如果定律是我們久已認為一定不移的定律；物理學告訴我們說，在一定的情況之下發生出一定的結果。可是由X光的放射的實驗我們已經發現這因果定律似乎推翻了致成X光的放射電子，并不像我們所意想的那樣行為。我們不能不承認因果定律大抵只是一個信率很高的定律，或者簡單地說，一個統計的定律而已。

這樣科學實驗，以哲學家的話來說，牠的意義是：一個人的思想，并不一定為已有的觀念與事物所束縛。

把撤除了思想家用以拘絆人們的心靈的陳腐的機括。的摩克里特只要知道我們這些實驗的結果，蘇格拉底早被他打倒了。人類世界的歷史也許不是現在所有的那樣，科學的時代，將提早兩千年。

為甚麼人們不去經營他頗有希望成功的事業而寧願長日在實驗室苦工呢？我的答案已經得出來了。就是為發見的新意義的滿足，為生活的大目的的達到。這樣地研究科學實用還屬次要，首要者在於科學家對於人生所獲得的那種輝耀的態度。

咸感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期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世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杜甫前出塞第一首)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恨，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杜甫前出塞第六首)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投轅門，潛身備行烈，一勝安足論？

(杜甫前出塞第八首)

南開大學圖書館贈書誌謝

贈書者 江樵先生

- Tolstoy-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
- Huebner-Life Insurance
- Kester-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 Slater Bills, Cheques, and Notes
- Greever-The century handbook of writing
- McKinsey-Managerial accounting
- Trollop-The Warden
- Lewis-Scott's Ivanhoe
- The desk standard dictionary
- Tanner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 Fairchild-Elementary economics
- Herrick-English Readings for commercial classes
- Kester-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 What is a University by Newman
- Fifty modern short stories in English
- Rule book 1916
- Y. Tinn-Hugh-Japan's adventure in China

- 孫毓棠 — 夢鄉曲
- 朱傑譯 — 瀚溟湘
- 馬寅初 — 中華銀行論

蔚藍的客室

法國 Prosper Mérimée 原著
孫國仁 重譯

一個青年在車站候車室裏不安地來回踱着。他戴着一副藍色眼鏡，雖然他沒有受涼，却不時地使用着手巾。他的左手擎着一隻小黑口袋，後來我纔曉得裏面盛着一件絲袍和一條土耳其式的袴。

他時常走到門處向街裏望，他取出錶來和車站的鐘對着。火車一小時沒有開動；但是許多人還以為他們來得晚了。這輛車並不是為忙人們預備的，祇有很少幾輛頭等車。辦完了公事，一點鐘的時候經紀們全都回家用午餐去了。旅人們始出現時，一個巴黎人會從他們的舉止上認出他們是農夫或是城外的商人。但是無論何時，一個人走到車站或是一輛趕到門前，那戴着藍色眼鏡的青年心便像氣球似的脹起來，他的雙膝顫着，口袋幾乎從手中落下來，簡單地提一句，那放得不平的眼鏡也滑下了鼻梁。

等了半天，當一個婦人從他沒有注意的側門處顯現時，他更加不安起來。她穿着一身青衣，臉上遮着一

條厚面紗，手裏拿着一隻櫻色的精美的皮口袋，後來我纔發現到裏面放着一件奇異的晨衫和一雙藍色緞子拖鞋。婦人和青年對面走過來，左右觀着，而不向前瞻望。他們互相走近切近，握了握手，站在那裏幾分鐘沒有說一句話，戰顫着，喘息着，那樣強烈的情緒的禮物，我願以一百個哲學家的生命去交換。

「黎揚，年輕的婦人鼓着勇氣說（我忘記說到她是年輕而美麗的）——」黎揚，多末可喜呵！我永遠不會認出你的帶着眼鏡的面孔來。」

「多末可喜呵！」黎揚說：「你戴着黑面紗認不出來呢。」

「多末可喜呵！」她重說着：「我們快一點佔好座位罷；譬如這輛火車沒有我們便開着走！……」（她緊緊地握着他的胳膊）「沒有人疑心我們。我現在與克拉洛和她的丈夫一起來的，在到他們鄉間的房屋去的路上，在那兒，明天我一定要和她告別……而且，」她說時笑着低

下了頭：『一點鐘前她就離開了；明天……和她過了昨夜以後……』（她又捏了捏他的胳膊）：『明天早晨，她將在車站和我分別，在那兒我要遇到烏蘇拉，我把她送到我的姑母那裏……唉！我都安排好了。我們買票罷……他們猜不出我們是誰。囉！譬如他們要在旅館裏問我們的姓名呢？我已經全都忘記了……』

『杜拉先生和杜拉太太。』

『喔，不！不要杜拉。寄宿學校附近的一個鞋匠叫杜拉。』

『那末，杜芒呢？』

『烏芒罷。』

『好罷，但是一定沒有人問我們。』

鈴響了，候車室的門開了，小心蒙着面紗的年輕婦人和她的少年伴侶一同跳進車中。鈴第二次響着，他們那一部的車門關閉了。

『我們終竟是逍遙無拘了！』他們欣悅的說。

但是幾乎恰在同時，一位年約五十歲的男子，身著黑色衣服，帶著嚴肅而倦怠的神情走進了車室，坐在角落處。機輪在軋軋地響了，火車開始移動着。這兩個青年遠遠地避開了他們不大歡迎的隣人，像是臨時戒嚴般的用英文低語着。

『先生，』那位旅客摻着同樣好語言和較為純正的不列顛的重音說道：『儘如你們二位要有秘密，請頂好別用英文說，因為我是英國之人。這樣打擾你們我極感抱歉；但是隔室祇有一個人，而且照例我是永遠不和一個人作旅伴的……他有一副猶太人的面孔，並且這東西會誘惑他的。』

他指點那擲在他面前的坐褥上的行囊。

『但是，假若我不睡覺，我就讀書。』

的確，他勇敢地努力向睡。他打開行囊，取出一頂適宜的小帽，戴在頭上，閉了幾分鐘眼睛；於是又帶着不能忍耐的神情睜開了，從行囊裏尋出眼鏡來，末了又取出一本希臘書。最後他潛心讀書，帶着深思的神氣。當他從行囊中取出書來的時候，他移動了許多偶然堆好的東西。在另外一些東西裏面，他從行囊的最底處抽出一大捲英格蘭銀行的鈔票，放在對面的坐位上，而且未等把它放進行囊裏去，他讓青年看了看，問他在N處有沒有可以兌換鈔票的地方。

『或許有罷，因為那地方正當去英國的要路之衝呢。』

N正是這兩個青年的去處。除去星期六晚上以外很少有人留宿的N處，有一家很潔整的小旅舍。據說那裏

的房間很好，但是主人和他的友伴從巴黎到這樣鄙俗的缺陷的地方來消磨未免太遠了。那位稱做黎揚的青年男子從前曾經被介紹到這家旅舍來過。當他取下他的藍色眼鏡而從事介紹時，他的伴侶和朋友都似乎喜歡賞一賞光。

況且在那時她心裏覺得只要把她和黎揚兩個人關在一起，即使是監獄的牆壁都是很可喜的。

那時火車正向前駛着；英國人讀着希臘書，並不睬視他的正在叙着祇有情人能夠聽見的細語的旅伴，當我說這兩人在名義上純粹是道地的情人時，或許不會驚了讀者們罷，而且更可憐的是他們並未會結婚，因為有許多緣故在他們欲望的路上築起一重障礙。

他們到了N，英國人先下了車。當黎揚幫着他的朋友未經提衣露出腿部而走下車時，一個男子從隔壁裏跳到站臺上去。他的面色蒼白而甚至憔悴；他的眼睛為淚珠所浸而微常紅腫他的鬚鬚雜亂，這每每就是一般要犯被捉的特徵。他的衣服很潔淨，但幾乎穿得快要破爛了。他的原來是黑色而現在背部和肘部都變做灰色的外衣扣起到下領處，或許是意在遮掩那件更為藍樓的襯衣也未可知。他走近那位英國人的面前，摻着敬眼的聲調說着話。

「叔父！」他說時却又顯然躊躇地停住了。

「滾開，你這惡漢！」英國人高聲喊着，灰色的眼睛裏閃爍着憤怒之光；他向前而移了一步，離開了車站。

「別使我失望了，那人用着一種似可憐而又似可嚇的聲音答覆着。」

「你肯辛苦一會替我提一提行李麼？」老年的英國人說時把行李擲在黎揚的腳下。

於是他拉着那向他招呼的男子的胳膊，領着他，甚至推著他，到一個角落裏去。他希望在那裏不會被別人竊聽，而且在那裏他像是粗聲地陳了一會。於是他從口袋裏取出幾張紙來，摺好之後便遞給那稱呼他做叔父的男子的手裏。那男子並不道謝，便迅速地走開了。

因為N處只有一家旅舍，所以在一剎那的時間後；有這篇實事小說的人物遇在一起的事是並不奇怪的。在法國大凡是交了胳膊上攜着一位穿着漂亮衣服的妻子的好運的旅客一定會在任何旅舍內佔據一間最好的屋子因此可以確鑿地相信我們是歐洲的一個最講禮貌的國家。

假如指定給黎揚的屋子是最好的，那末就可以直截了當地說那是整潔完善的。裏面有一張核桃木的牀架，佈着印花的帳幕，帳幕上印着紫色的Pyramis和Thise

的魔術故事。牆上貼着帶色的畫着那不勒斯(Naples)的景色和許多人物的畫；不幸地，一般懶惰而粗鄙的住客在男女人物上胡畫了些鬚鬚和烟斗，以及用鉛筆在天空和海洋中塗抹的蠢笨的散文和韻文。景地上懸了幾幅摹倣杜布夫(法畫家——譯者)的雕刻。「路易非利布咒詛一八三〇年的大憲章，」「約利亞與聖普魯士的初會，」「期待幸福的降臨，」「痛悔」。這間屋子稱做「蔚藍的客室，」因為大灶的左右兩隻圈椅上的套墊是用這種顏色的尤特利克的天鵝絨做成的；但是許多年來都用灰色光華的棉布的外套罩着，四邊綴以紅色緞帶。

當旅館的夥計們擁圍在新來的客人的身邊攪買賣的時候，正沈浸在戀愛中而並不缺乏常識的黎揚命令他們開飯。打算博得一頓飯的允許，很需要口才和所有各種賄賂。當他發覺在隔壁的大餐廳裏那些援助在N處的第三輕裝隊的軍官的第三騎兵隊的軍官們恰在那天擺設一次有生氣的臨別宴席的時候，他很有些吃驚了。除去一些對於法國兵士很普通的歡宴之外，主人很倚靠他的上帝，那些騎兵隊和輕裝隊的軍官都因了他們高貴和謹慎的舉止而享了盛名，而且他們的接近至少不會對於太太有不便的地方；軍官們都養成了在午夜前離開宴席的習慣。

當黎揚回轉到蔚藍的客室去而微微地決定了一下時，他發現那位英國人住在另外隔壁一間屋裏。門開了，英國人坐在放着玻璃杯和瓶子的桌前。他聚精會神的望着天花板，好像在那裏計算着上面蠕動着的蒼蠅。

「他們這麼近有什麼關係，」黎揚自言自語地說；「英國人不久就會喝醉了，那些軍人們不到午夜便都走了。」

一進這蔚藍的客室，第一要注意的就是要斷定那通門鎖得很緊，並並還有幾個繫釘。英國人這一面是兩層的門，牆壁也很厚。騎兵隊住的這一面牆壁比較薄些，可是門上有一個鎖和一個繫釘。這畢竟是比一個車輪較有效的對於好奇的障礙物，而且多少人想着他們坐在一輛卑陋的馬車裏便會遊到世界以外去啊！

的確，最豐富的想像也一定不能比這兩個年輕的人幻出一種更充實的幸福的境界，等了這末半天，他們發覺祇有他們倆在那裏了，並且和那些嫉妬的，窺探的眼睛遠離了，他們預備從容地敘述他們過去的辛酸，玩味這次完美的重逢的歡欣。但是魔鬼時常想法在幸福的杯中倒幾滴苦惱的汁。

約翰孫並不是第一個(他取材于希臘作者)寫出沒有人可以說：「今天我會快樂的。」這種真理從極古的時期

室客的藍廚

便爲那些最偉大的哲學者所認識，但是仍然有一般人對此不加注意，特別是情人們。

正在廚藍的客室裏吃着從騎兵和輕裝兵們的宴席間分過來的杯盤的大餐的時候，黎揚和他的愛人頗爲隣室的幾位貴族的談話所擾。他們繼續討論着關於軍學和戰術的種種奇妙的問題，這我就無須重述了。

又繼續了一陣荒誕的故事——差不多盡是些粗俗的，其中還夾雜着尖銳的笑聲，這笑聲使一對情人也不得不來勉強參加了。黎揚的朋友不是好裝貞節的婦人，但是有的事情人家不高興聽，特別是在和自己愛人觸膝談心的時候。情境逐漸難堪了，當他們正用着水果的時候，黎揚覺得他必須下樓去請旅館主人告訴他們，在隔壁裏他有一位羸弱的妻子，並且他們應該想到這一點：小點聲音是有補於禮貌的。

在聯歡的宴席上嘈雜並非是出常軌的事情，主人驚惶不知所措。正當黎揚給軍官傳信時，酒保替騎兵們要香檳酒，一位女侍者替英國人要葡萄酒。

『我告訴他沒有了，』她說。

『你混。什麼煙都有。我去替他找點來。黑葡萄酒，是麼？替我拿瓶香酒來，一瓶木瓜酒(Quince)和一些白蘭地。』

當主人一剎那間把黑葡萄酒調好之後，他走到大廳去執行黎揚的命令，起初激起一陣很兇的討論和爭辯的怒潮。

於是有一陣壓服其餘的聲音詢問着隔壁的鄰人是怎樣的一位婦人。主人還沒有答覆前，稍稍安靜一下——
『實在的，老爺，我不知怎樣答覆你。她很漂亮而且忸怩。瑪利金說她的手指上戴着一個結婚指。她或許是一位像許多別人似地來此度密月的新娘。』

『新娘？』四十多個聲音一齊喊着；『她必須來和我們碰碰杯！我們飲酒祝她康健，並且教給丈夫娶妻的責任！』

說話間發出一陣馬刺相碰的聲音來。一對情人戰戰着，深怕他們的房間爲怒潮所毀。立刻發出一句阻止這種舉動的聲音。顯然這種聲音是發自司令官的。他責備那些軍官們的失禮，令他們重新坐下好好地談話，不要喊叫。末了，他又說了幾句從廚藍的客室很難聽見的話。他很敬眼地聽着，但是仍然激起幾許狂喜來。從那時起軍官們的屋裏比較寂靜了；這一對情人深感這紀律的有益的權柄，開始更自由地互談着。……然而經過這種擾亂以後，不久他們便恢復了那種被渴望，旅途的困難，而最壞的就是隣室高聲的歡呼所激起的心靈上的平

和。無論如何，在他們這樣的年紀，這是不難恢復的，不多時他們便把那些冒險的行程上一切的煩惱忘却，而想到它的較為緊要的結局。

他們想騎兵隊們宣布安靜了。啊！那只是稍息呀。正當他們抱有這點希望而離開現今世界幾千里以外的時候；二十四把喇叭難以少數的號筒鼓動了對於法國兵士很熟悉的空氣，「La Victoire est nous!」（勝利終歸我們！）別人怎能反對這種暴動呢？這一對可憐的情人只好在暗地裏叫苦。

但是他們沒有多大的苦叫，因為最後軍官們都離開了餐廳，排着隊帶着馬刺和指揮刀走過了蔚藍的客房的門，一個接着一個地嚷道：

「晚安，新娘夫人！」

於是萬籟俱寂了。不，我說錯了，英國人走到遊廊處叫道：

「酒保！再來一瓶黑葡萄酒。」

N地的旅舍內撤下了靜謐之幕。夜色美麗而月亮圓晶。從不能記憶的時代起，情人們就喜歡賞月。黎揚和他情人敞開了向着小花園的窗戶，高興地吸着充滿了園亭內的卷髮簾的香味的新鮮空氣。

不過他們祇眺望了一會，不久便有一個男子到花園

裏散起步來。他的頭低着，手交叉着，口裏衝着雪霜。黎揚想他可以從那種上品黑葡萄酒的愛好上認識那位英國人的姪兒。

我不喜歡無味的……此外我並不覺得要被哀求着對讀者講些他能够很快地想像出的事情，也無須敘述那些在N地旅舍中一點鐘一點鐘所發的事情。我祇是要說當從英國人的原來是寂靜的屋中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時，那支蔚藍的客房中的設有火的爐架上燃着的臘燭都快要燒盡了。這聲音好像是一件沈重的東西倒落下去一樣。這陣聲音過去之後，又發出一陣同樣奇怪的爆炸的聲音來，接着又是一陣窒塞的嘔吐和咒詛似的幾句混合的話。這兩位蔚藍客房內的住客渾身戰慄起來。或許他們突然被這種聲音驚醒也未可知。這種雜聲對於他們倆好像是不祥，因為他們不能解釋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這位英國朋友做夢了，」黎揚說時勉強笑了笑。

但是，雖然他想瞞哄他的情人，他也在下意識地戰顫着。兩三分鐘後，遊廊中的一扇門好像是小心地開了，於是又輕輕地關上。他們聽見一陣緩慢而不穩地成心要放輕的脚步聲。

「多末可詛咒的旅舍啊！」黎揚高聲說着。

「啊，這是一所樂園！」年輕的婦人回答着，把頭放在黎揚的肩上：「我要與爾同睡……」

她歎息着，不久便又睡熟了。

一位著名的道德家曾經說過：當人們發生了心的渴望的時候，便永遠不再喧囂了。所以，黎揚不再說話和談論在N地的旅舍的嘈雜的事是不足奇怪的了。但是，他是有偏見的，而且他的想像聯成許多事實，對於這些他在其他情境中是不加注意的。英國人的姪兒的可憎的面貌又復擁現在他的記憶裏。在他對着他叔叔的視線裏，即使是很謙卑地說着話，也掩不過其中的忌妬，無疑地是因為他正在要錢。

從花園爬到隔壁的窗前對於一個更年青力壯而兇悍的男人還有再容易的麼？況且，他留宿在旅舍中，而還許在晚間到花園來散一散步，或許……很可能……無疑地，他知道他叔叔的黑囊裏有一厚捆鈔票……而且那一下重擊，像棍子落在禿頭上的一擊！……那一聲窒塞的叫嚷！……那種可怕的咒詛！以及以後的腳步聲！那姪兒看着像一個兇手……但是人們絕不會在一個滿住軍官的旅舍裏實行刺殺。的確是這位英國人，像是一位很聰明的人似地把自己關鎖在屋裏，特別知道這惡漢要去……他很明顯地在懷疑他，因為他不願意把行囊交給他

提着……但是在一個人快樂的時候，為什麼要懷着這樣可怕的思想呢？

黎揚兀自這樣沉思着。在他沉思當中，這個我就不便贅述了，而且這些思想像一些混啓的夢幻似地從他的心靈上掃過去，他機械地把視線集中在蔚藍客室和英國人的住屋之間的交通便門上。

在法國，門戶裝璜不雅。兩門之間差不多有一寸大的空隙。驕然地，從這容易被磨亮的地板所反射的光輝所映照的空隙處，露出一點黑色平滑地像刀柄似的東西來，因為燭光所及的刃處顯出一條閃爍的鋒利的線痕。它慢慢地向那雙曾經小心地放在靠門處的小藍緞拖鞋那邊移動。那不是一條像蜈蚣似的昆蟲？不對，那不是昆蟲。沒有一定的形狀。……兩三道櫻色的線，各線的邊上都有亮光，通到這屋裏來。速度加快了，因為地板是傾斜的……它們行得很快而終於觸到小拖鞋上，這是沒有疑義的了！那是一種流質，而那流質，藉燭光可以顏色上看出來，是血！當黎揚因恐懼而起了癱瘓的看見這幾條可怕的水流時，那位年青的婦人正在安靜地睡着；她的有節奏的呼吸濕着她的愛人的頸和肩，她的胸部一起一伏地微動着。

黎揚來到N地旅舍時命令開餐的小心很適宜地證明

出他有一顆極慎重的頭腦，高超的智慧，並且能放開遠大的眼光。他並非是乘這種意外之變來冒充我們以上所述的性格。他並不慌亂，爲了這種恐嚇他的可怕的不幸的存在，他竭盡了他的頭腦的全力來保持着這種解釋。

我預想着大多數讀者，尤其是心裏充滿了英雄情緒的女讀者們將責備黎揚這時的舉動，因爲他竟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她們要告訴我，他應該急速跑到英國人的屋裏去把兇手捉獲，或是至少要拉鈴把全旅舍的人們都叫起來。對於這個我的答覆是：第一，在法國旅舍裏鈴鐺祇是一種裝飾品，鈴繩和任何金屬器都沒有響應。我要虔敬而決斷地說：讓一個英國人緊挨着自己被殺固然是錯的，而犧牲了一個把頭枕在肩上的女人也並非是可賀的事。假使黎揚吶喊一聲驚動了全旅舍，那將有什麼發生呢？警察，巡官和他的副官立刻會來。這些老爺們在職業上是好奇的，在未問他所見所聞以前，他們要問到以下的話：

「你叫什麼名字？護照呢？這位婦人是你什麼人？你們在蔚藍的客室裏作些什麼，你們一定要到公堂上去敘述實在的情形，夜裏什麼時候你們發見這樁事。」

現在正是這種巡官和法官的思想首先湧到黎揚的腦際來的。人生中到處有很難解決的良心問題。讓一位未

識的旅客被刺，或是攆斥，丟失了自己愛戀的女人是較好的事麼？

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很不高興的。我反對一般極聰明的人來解決它。

黎揚像大多數在他這樣情景中的人們一樣地做了，他永遠不動。

他迷惑了半天，定睛凝望着那雙藍拖鞋和觸到拖鞋上的那條紅色水流。一陣冷汗浸潤了他的鬚角，他的心在胸中像要破裂似地跳。

一群思潮和一些奇異地可怕地想像佔據了他，常常有一陣內心的聲音嚷出來：「一點鐘內一切都明白了，那是你自己的錯！」但是，他用力自言自語地重說着：「*Où allais-je faire dans cette galère?*」（我在這遊廊裏幹什麼呢？），他發覺到幾線希望時便這樣結束了。他自言自語地說：「假使在未發現隔壁的事故前我們離開這可咒詛的旅舍，或許他們尋不到我們的形迹了。後有人知道我們在這裏，我被人看見時祇是戴着一副藍眼鏡，而她蒙着面紗。我們離車站祇有兩步，一點鐘以內我們便可以遠走高飛了。」

於是，當他將時間表完全熟思了一番以便完成他的行旅的時候，他想到那輛去巴黎的火車在八點鐘進站。

室客的藍蔚

不久以後，他們便會消失在那隱藏着許多罪人的城市的偉大中。誰能在那裏尋到兩個無辜的人？但是，在八點鐘以前會不會有人走進英國人的屋裏去？這就是最重要的問題。

十分相信目前沒有別的路，他失望地努着力將束縛他好久的麻痺搖去，然而剛一動，便把他的年輕的伴侶驚醒，她半意識地吻着他。剛剛一觸到他的冰冷的而頰，她輕輕地驚喊了一聲。

「怎麼回事？」她不安地問着他：「你的額部像大理石一般涼呢。」

「沒有什麼，」他假裝着本來的聲音回答：「我聽見隔壁嘈了一陣……」

他從她的胳膊裏脫出來，於是他移動了那雙藍拖鞋，在交通門前。放了一把圈椅，以便遮住那可怖的流質而避開她的視線。流質不動了，現在却在地板上聚成一個很大的水池。於是他半開了那扇通着過道的門，諦聽着。他竟冒險走到關閉着的英國人的門前。旅舍裏已經有了動靜，因為天色已然破曉。馬夫們在院子裏喂着馬，一位軍官從三層樓上下來，帶着他的馬刺。他正要去監督那件有趣地，對於馬比對於人合宜些工作——專門上稱之爲La Botte(靴子)

黎揚從新走入蔚藍的客室，表示着祇有愛情能夠創造的細微的慎重，他藉了委婉而溫雅的言辭把他們的境遇告訴他的朋友了。

耽擱是危險的，而走得太倉促也是一樣地危險；更危險的是在旅舍裏等到隔壁的不幸的結局被發覺的時候。

暫且無須描寫這種由交通所生的驚恐，或是隨後的流淚，以及一些愚蠢的建議，或是這兩個不幸的青年有多少次互相擁抱着說：「恕我罷！恕我罷！」各人責怨自己。他們誓死在一起，因為那年輕的婦人毫不疑惑他知道法律會執行他們謀殺英國人的罪過，而且當他們不能斷定是否能在刑臺上重行擁抱時，他們現在互相擁抱得窒息了，眼淚也互相爭着流下來。最後，說了許多廢話，交換了許多愛憐而困憊的言辭後，他終於在千百叻中決定——黎揚所想出得乘八點鐘車離此地的辦法是唯一可實行的最好的辦法。但是還得忍受兩個要命的時辰。遊廊上每一陣脚步声都會使他們渾身戰慄。靴底的得聲像是宣告巡官的來臨。

他們迅速地打結小包。年輕的婦人想把那雙藍拖鞋放在火爐裏燒了；但是黎揚却將它拾起來，在床邊處擦擦，又吻了一下，便放在口袋裏了。他很驚奇地發覺

到拖鞋有一種蘭花的氣味，雖然他的情人的香氣像是：
Bouquet de l'impératrice Eugénie (皇后的一束花。)

旅舍裏的人們現在都醒了。他們聽見侍者們的笑聲，工作着的侍女的歌唱，和兵士刷抹軍官衣服的聲音。七點鐘剛剛敲過。黎揚想讓他的朋友喝一杯咖啡，但是她却說她的嗓子悶得要命，假使勉強喝點什麼，她一定要死的。

黎揚帶着藍眼鏡，下樓付費。主人對於精雜很道歉；他一點也不懂，因為軍官們很安靜呵！黎揚決斷地說他並沒有聽見什麼，夜裏睡得很熟。

「我認爲你那邊的隣人絕不會打擾你，」主人繼續說：「他並沒有做聲。我敢打賭他現在還睡得很香甜呵。」

黎揚緊倚着椅子恐怕踉蹌，緊要跟着他的年輕的婦人握住他的胳膊並且扯緊了臉上的面紗。

「是一位闊老呢，」毫無憐惜之心的主人說：「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啊！他真是一位好傢伙。但是所有英國人都不像他。這裏有一位很鄙吝的英國人。他以爲什麼東西都是貴重的：他的屋子，他的飯。他要我拿一張英倫銀行的五磅的鈔票去兌換一百八十五個佛郎……試一試是否是好的！但是打住罷，先生；或許你會知道，因

爲我聽見你和太太講英語……這是好的麼？」

說着這句話，他拿着一張五磅的鈔票讓黎揚看。鈔票的一角上有一小點紅色，這一點，黎揚能够立時自己解釋出來。

「我想那很好，」他用了悶塞的聲音說。

「喔，時間很充裕，」主人答道：「火車不到八點鐘是開不到的，而且時常遲到。你不喜歡坐一坐麼，太太？你像是很疲倦的……」

正在這時，一位肥胖的侍女走上來。

「熱水，快點，」她說：「英國老爺的早茶。再拿些海綿來。他蹣了一隻酒瓶，屋裏都變成河了。」

聽了這句話，黎揚矮身坐在椅子上，他的情大也照樣地做了。要想樂出來的欲望襲着他們，他們很難擺脫。年輕的婦人偷偷地快活地拉着他的手。

「我想我們還是趕兩點鐘的車走好些，」黎揚向主人說：「中午讓我們吃一頓美餐罷。」

一九三二，二，二日譯。

本篇譯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出版 "The Golden Book Magazine" 第十卷第五十九號，原名 "The Blue Chamber"，原著者 Prosper Mérimée 會做著名小說 "Carmen"，商務印書館有譯本「嘉爾曼」即此書。

詩選 (十一首)

春日思家作 蔡增杰

小屋面新橋，桃花植八九。
釣得菜花鱸，呼朋還縱酒。
道旁二檐屋，屋側有深池。
楊柳風吹岸，撈魚見網絲。
父骨異鄉回，長眠土一坯。
每逢祭掃日，不見阿兒來(註)。
春夢誰先覺？春愁祇自知！
關山魂不到，消遣且吟詩。

(註) 阿父病沒異邦，越三載始搬極返里，即阡於廟涇之東，爲時已七載矣。每屆春日，余輒不克親自祭掃，客裏思之，伴增惆悵。

十九年夏辭家北上 蔡增杰

家人相送出柴扉，舟發橫涇曙色微。

妹爲二叔父所生，年五歲。小也知離別苦，此日亦送余登舟。無言無語挈兄衣。

出塞(九一八後作) 蔡增杰

轎輓轆轤透碧霄，軍旗高插至懸驕；探騎夜報冰河合，待命三更繫革條。

我要回返南方 劉榮恩

我要回返南方
母親底故鄉；
有涼雨在簷下
如銀星下降。
我要回返回方
母親底故鄉；
有往燕子磯去

黃的楊子江。

我要回返南方

母親底故鄉；

因我苦受不了

南風的馨香。

十八年，一，十七。北平

初吻 克美

我不願我們初吻在花旁月下，
我不願我們初吻在孤舟蘆邊。
當着黎明剛展的時候，
我們站在高崗之上，
我們起始吻吧，
讓這吻的光芒勝過太陽！

秋 瑟瑟 一 艸

焦黃了蘆頭，

釋了樹梢。

看吧——

這瑟瑟，寒情的秋風，

這黃昏將逝的暮營，

一路行來，

一路行來，

東也，

西也，

已儘是蒼老，

已儘成枯槁。

在曲徑閒覽，

在池邊徘徊。

聽吧！

這一片，颼颼的殘蓮，

這宛如送死的塵烟。

春已何在，

春已何在，

哭吧，

泣吧，

到處洶湧着，

末日的洪流！

點滴 (小詩六首) 郭小燕

(一)

歌人將美妙曲調獻給世人，

他自己却苦悶着。

(二)

我是在落葉

蕭瑟的寒夜，

自歌以安慰的蟋蟀。

(三)

我的愛人在我心裏，

如荷葉抱着的露滴。

(四)

「時間的足跡，

那裏找呢？」

「老年人的額上！」

(五)

小石撥動流水，

唱出歌曲，

自然撥動心弦，

寫出詩句。

(六)

當人最瘋狂的時候，

是他最真實的時候。

瓜子曲天山

你信裏附來一個桃色信殼，

叫我猜裏面到底藏的是些甚麼？

起首我猜它是茉莉，百合，……

跟着也會把清馨白果猜過；

但白果不會這般扁扁圓圓，

陣陣油香也不會這般撩起底胃火。

。

薔薇，玫瑰，芝蘭，天竹，……

最後也竟猜它是相思紅豆顆顆。

不耐煩了，猜不着，展開信封！

滾出白嫩嫩的油香瓜子肉！

一邊咬一邊把兩手弄摸；

剎那時候，就只剩個空信殼。

你說猜不出要罰我一首詩，

要誠實，不可虛假先把秘奧偷破。

。

如今把一切都虛擬猜遍，
傻腦子猜的終是個個錯。
你罰我詩，我不知寫些甚麼？
實在，愛，我這寂寂底心瓶，
自己也不知到底有些甚麼？

愛，如今我的詩終算罰了，
但我可也要你猜——
猜我心瓶裏到底藏的是些甚麼？
猜不出同樣地罰一首詩，做個報
復！

世界的末日 水君譯

(德國 Elise Lasker Schüller)

那是世界裏的一陣泣音。
像親愛上帝已判決死刑；
這裏展開的是鉛般底幽影
重似一座墳塋。
來，讓我們藏起，像我們會這般
常藏起……

生命是一切的心兒是騎臥着
像在一具棺材裏。
愛！我倆須緊緊吻着，你和我！
世界是久長地在戰慄，
以是我們也早晚總要死滅。

當我最後見着你露絲 浙譯

當我最後見着你，露絲，
你還是這樣地高；
怎般迅速呀時光飛逝！
以前像你像芽兒剛升起，
你正窺探着那青天，
當我最後見着你，露絲！
如今你的花兒展開，
如今你的花期也不遠；
怎般迅速呀時光飛逝！
一個人生，怎般增長成呀，

你這般機巧是少有的了，
當我最後見着你，露絲！

在你底懷裏顯示着
是個旅客秘密着在，
怎般迅速呀時光飛逝！
那是愛神嗎？誰知道！
但你用不着嗟嘆，
當我最後見着你，露絲！
怎般迅速呀時光飛逝！

繞樹 趙續

夜裏是為黑暗所佔據，
使我見不着什麼東西，
但是——
你的心比夜還要黑漆。
那是我常遊的地方，
是我看不見的家鄉
現在——
我只能在門外遊蕩。

魔網

戚祐烈

靜紡在中學畢業的那年，才剛剛十九歲，雖然她時常顧慮着升學的問題，以致於面上添了些憂鬱；但是她的同學之中，還不失為一個美麗的少女，她有一雙水晶似的圓活的眼睛，最能引起一般男子的羨慕，所以有一個時期，向她求愛的信，不知接到了多少。

在這些信當中，有的字跡非常俊秀，詞句非常委婉，寄信的人，大半是她的同學。她看完了以後，有時也極力讚美寄信人的熱情和學問，但是若提筆回信的時候，另一個陰影，會浮在她的心上，她的同學大半是資本家的兒子，她一個貧家的女子，怎能同他們交好，固然愛情是沒有階級的，貧富沒有關係，然而在她心目中，這些向她求愛的男子，沒有一個是誠意的，他們所以愛她，是因為她貌美，倘若同他結婚，根本就無「愛情」可言，一旦她年老色衰，就要過獨居的生活，如其後來要被棄，還不如現在不進行，所以她從未覆誰一封信，要無意中把她們拒絕了！

有一次，她接到同學吳君的一封信，使她非常驚訝內容是這樣：「你的品貌和學問，使我非常欽佩，我知道你是個可憐的女子，你環境，也使我十分同情，我極願同你作朋友，倘若小姐肯信任我的話，升大學是不成問題，我極願與你以物質的幫助。」

看完了以後，她的臉立刻變成緋紅，吳君怎麼會知道我的秘密？我從未對旁人說過我的家境貧寒，升不起大學，他怎麼會說「與我以物質的幫助」呢？

這一夜，她始終本能安睡，好像有人在窺察她的底細似的。

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回想起昨夜的事，還有點躊躇不安，眼看畢業的日期到了對於自己的前途，還一點頭緒沒有，她以前曾有志去從事女子職業，但是她看中國社會這樣落後，所謂女子職業，最好也不過是小學教員和書記，再次的就是女招待和舞女之類，這些她都不願去作。唯一的願望，還是繼續着升大學，然而在這種教育

制度建設在資本主義上的中國，窮人那有讀書的機會？這一點靜舫很明白。她既不能繼續升學，又不願從事職業，所以她走到絕徑了！

吳君這一封信，究竟給了她心理上一些什麼變化？——我以太傻了！我以前的眼光太短了，我從不顧慮着畢業後的出路問題，我祇想：像我一個中學畢業的女子，在社會上不會沒有事作，不會沒有好地位。然而現在我失望了！我不願去作那牛馬似的小學教員，更不願去作那娼妓式的女招待，我唯一的出路，只有升大學……

靜舫既然看定了升大學是她唯一出路，同時就想到經濟問題，若是要家庭供給，那是絕對不可能。她後悔對待從前向她求愛的同學，不該那樣冷淡，使他們失望。若想補救從前的錯誤，只有向目前的吳君示好，她曾經自言的說：

「吳君這封信，究竟是什麼用意？他是否蘊藏着惡意，抑是真正對我表同情？我為我的前途打算，不妨改變了以前的態度和手段，向他表示親膩，看他究竟怎樣對待我？」

這樣的想了以後，她決心立刻覆吳君一封信。和靜舫同學的學生，除了一小部份「苦學生」外，

大部份都是富家的子弟。他們的父兄，不是某洋行的經理，就是某處的科長，他們上學校的目的，無非是混個資格，作將來「刮削貧民」和「作外人走狗」的準備，當然吳君也不能例外，不過他外表尙忠厚，待人也客氣，所以在靜舫目中，對他還沒有十分惡劣的印象。

當吳君接到靜舫的覆信的時候，他像得了異寶一樣的喜歡，他想：靜舫雖然長着一付水森森的面孔，而內心却不見得不燃燒着烈火。尤其使他狂喜的，是她曾經拒絕了許多的男子，而獨獨向他示愛，這原因一定是他有勝人之處。所以當他把信熟讀過幾遍之後，幾次的對鏡自照，而每次鏡中所反映的，都是一個滿意的勝利的微笑的面孔。

——這一隻嫵媚的小鳥，如今要投到我的懷中，我將怎樣的去賞玩她呢？

這一個問題，佔據了吳君整個的腦海，他目中的女性，只是個男性的附屬品，好像女人生下來，就應該給男人玩弄似的他以為男人講戀愛，只是追逐肉的享樂；所謂精神戀愛，都是騙人的話；只要家裏有錢，女人自然會跑到懷中，因為愛情是可以拿金錢買到的。

就在這一月的下旬，星期六的下午，吳君用了他對付其他女性常用的妙法，把缺乏世事經驗的靜舫騙到手

中了，最初是同看電影，接着就是同去飯館吃飯，吳君一面故意的延擱時間，一面用威士忌酒把靜舫喝得醺醺大醉。

「你喝得這樣沈醉，時間又這樣遲，我看今天暫不回校去，就在外邊宿下好嗎？」

「……」而頰紅紅的靜舫沒有回答，只是微微點着頭。

吳君立時就叫了一輛汽車，直向五號路的一家旅館駛去。

早晨醒來的靜舫，當發見她是睡在一家旅館裏吳君的身旁的時候，她放聲大哭了！她後悔自己不該謀圖一點小利，而甘心投到吳君的懷裏以至於失了自己處女的元貞。她現在才明白身旁的吳君，也和其他的少爺無異；——是慕戀自己的肉體，不是同情於自己的環境！所以她看那鼾睡着軀體，簡直是吃人的惡魔，他是人類的仇敵，假如她有刺刀在手，她一定把他的喉嚨刺破，免得再在人間作惡。

馬路上電車的鈴聲，驚醒了甜夢中的吳君。他看靜舫整理着大衣預備離開的神氣，他趕急問道：

「靜舫，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誰是你的妹妹，你配叫誰妹妹，我到什麼地方去

，有我的自由，與你什麼相干？」

「你到底生誰的氣？」吳君還是微笑的問。

沒有回答，靜舫推門走了！她在牀上的吳君，還未穿衣服，也來不及去阻攔她，他雖然感到微微的不悅，而目的總算達到了！

從這次事情發生以後，靜舫也離開了學校，吳君不但未同她見面，連消息也斷絕了！他幾次寫信到她家裏去問，也沒有回答；直到秋風吹來的時候，他接到T市的一個朋友的信，說靜舫近來也在T市，作一個小學的教員，並且改變了從前那樣沈沈的態度，過一種新的戀愛的的生活。

不明白靜舫的人，說她是過一種美滿的戀愛生活；而知道靜舫的人，却要說她是過一種苦惱的奴隸生活；至於靜舫自己，却祇覺得是墮在惡魔網中，難能自拔了！

靜舫自離開學校以後，曾回到故鄉一次，爲了生活的壓迫，和母親的意志，她不得不去作她所不願作的小學教員。得了表哥的介紹，認識了T市的教育局長馬先生，遂被薦爲第四小學的教員。

靜舫到校以來，除了照例的上課以外，唯一可聚談的人，只有馬先生。所以每當閒暇的時候，不是她訪馬

先生，就是馬先生訪她。馬先生因為也是個青年，滿口的新名詞，初見面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好像學問怎樣淵博似的。不過天長日久，就會覺得討厭，他仍是個封建的軀殼，而蒙上了一層時髦的外套。有一次靜舫說起小學的教員太苦，每星期要上課二十四小時，還改五十份卷子。薪水也太少。他嚴斥的駁道：「你們也未免越過越舒服了！一天上四個鐘頭的課，還嫌多。天下那有那麼容易賺的錢，你們也未免太不知足了！你知道，不是我的力量，你怎麼能在第四小學當教員。」

靜舫為維持自己的地位，雖然有滿腹的牢騷，也不敢再吐一個字，她只能勉強的報以苦笑，說一聲：「是的」。

一個月以後，靜舫又認識校內的黨義教師邵子明，那是在教員休息室裏，靜舫剛下了國文班，劈頭就遇見邵一人坐在沙發上。

「王先生，剛下課嗎？」

「是的。邵先生事情很忙吧？」

「並不忙。有工夫請到黨部去玩。」

自這次相識以後，他們就慢慢親密起來，在靜舫，不過想借他的力量，在外面再謀事，以補助自己的不足；而在邵子明，却想借此向他講戀愛，以調節自己生活

的苦悶。所以不多時日，他們兩人，一變而為第四小學和黨部同志們談話的材料。再加之喧染點綴，簡直說得太不堪入耳了！

這事的嚴重和擴大，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看到，第一是第四小學開了一個校務會議，來討論處置的方法，第二是傳到了教育局長馬先生的耳中，特地來找靜舫問詢真相。其實在靜舫自己，只為對男子的不敢深信，同時對「戀愛」也表示淡然。邵子明曾幾次的向她要求過，她都表示拒絕，一方固然不堪其擾，而為維持自己的生活，也不得不暫時的應付着。她的確是過着一種木偶的生活，機械的生活，奴隸的生活，她起先還不覺怎樣，近來因為名譽的惡化，她也曾表示過憂慮，雖然他在馬先生面前極力的辯護她的目的，但終不能博得他的同情，所得的報酬，只是：

「這都是你作的好事！現在事實，已昭諸人們面前，你還要強辯，毀了你自己的名譽不要緊，反叫我也陪你丟臉。你怎麼對得起你的父母？我也怎麼對得起你的表兄？」

此時的靜舫，是浴在萬分的悔恨和沮喪中；她再不能說些什麼，為她自己表白，她想起從前所以失身於吳君，完全是為了升大的夢想，現在和邵子明的關係，

也無非為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馬局長都不能了解她的苦衷，也無怪世人要非難，難道受人欺辱和遭人侮謗，就是我們貧苦無能的女子命運嗎？

想到這裏，她雖然面上流着淚珠，而神志漸漸興奮，好像有一道曙光從窗隙射來，指示着靜舫一條大路，這路的盡頭，便是幸福的源泉，在那裏人類沒有貧富，沒有階級，沒有隔膜，都像荷花池畔的仙女似的。

這是靜舫奴隸生活的結束，也是她新的自由生活的開始。

一週以後，第四小學的教員王靜舫忽然失蹤了！據一般人的推測，她的失蹤，是必然的結果。而未料到這樣快。所以當她離開學校以後，誰也不知道。祇有邵子明接到她的一封信，這樣寫着：

「子明：

我的走，你也許要驚訝吧！

我不是怕惡勢力壓迫，而想放下人生的重擔，逃避現實的責任。我的走，正是想衝出惡魔的幕網，踏進惡勢力的陣線，和他作長期的戰鬥。

我要走的地方，連我自己也沒有決定，也無需告訴你，因為你一旦發見了我的所在，無疑的，你要拿我作敵人看待。

就在這信發出三個月以後，中國中部的一個城市裏，報紙上的題名，有一個是「王靜舫，女性，曾在某處任小學教員。」三月七日完稿

南開大學出版社第五屆收支報告表

自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日至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七日止

支出		收入	
文具	\$ 19.420	上屆現金結餘	\$ 149.225
週刊印刷	1103.900	庶務課	960.982
茶車	16.000	上屆結存	31.190
郵票	8.250	教職員同學印刷費	539.000
雜費	39.780	學校津貼	390.792
校對	16.560	廣告收入	123.400
製版	41.100	週刊寄售	11.980
結餘	1.750	捐款收入(郵票)	2.900
現金結存	\$4.587	訂閱收入	2.860
庶務課結存	3.605		
	•982		
	\$ 1251.347		\$ 1251.347

社長 曾憲雄
經理 劉儒
會計 陳敬禹